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兵門

車戰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周禮車僕有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大司馬教兵之法易野車為主○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猝車（詳見後）

周禮車僕曰凡師共革車各以其卒是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車貴知地形凡車之死地有十勝地有八（詳見後）

春秋初鄭伯之車僨于濟（隱三年）自後鄭以徒兵從事而於車或鈌（隱四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濕驂絓而止（桓四年）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晉申公巫臣于吳

教吴乘車由是吴通於上國成七年○齊侯伐衛有先驅有申驅有貳廣有啓左翼曰啓有胠有大殿晉中行穆子禦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毁車以為行大敗翟人而車戰漸廢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鼂錯以輕車突騎為中國之長技衛青與匈奴戰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對單于亦以大車為營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數櫓置於塞上以拒

匈奴

靈帝之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用於東都者也

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

晉馬隆征羌八陣圖用扁廂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

劉裕伐南燕亦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

以車百乘抱河為却月營魏大武北伐蠕蠕用車十五萬兩隋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陳此車之用於南北者也

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號蕩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去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而未嘗敢易則唐固嘗用車矣

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則唐又嘗用車矣至於房琯之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

愈抑不知古者以馬而琯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非其素習則敗之固宜此非車之不利而用之者非其道也

宋至和中韓琦言邪固造戰車約以古制其車前鋭後方上置七鎗以為前後二拒行載兵甲止為營陳

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

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葢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揺也至春秋中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揺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奏功未甞輕動揺深得古法

車戰再攷

車戰之法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文王以戎車

既駕而服玁狁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牧誓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蠻荆詩春秋魯僖公攻伐淮夷戎車孔博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魯威公之會諸侯有兵車有乘車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説左則受之日入而説是皆用車而制勝也

漢夏侯嬰破李田軍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本傳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别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本傳武

帝以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本紀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霍去病傳唐裴行儉突厥阿史德温傅反行儉詐為粮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虜果掠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本紀○李光弼在太原乃徹民屋為欄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本傳○馬燧為戰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討田悦燧乃推大車焚悦將楊朝光柵破之本傳

車戰之法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

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太公六韜

車戰之地

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

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横畒犯歴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峻坂者車之環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

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則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太公六韜

毀車而勝

晉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用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伍乘為三五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左傳昭元年

用車而敗

言車戰之利者莫如孫武故曰馳車千乘所謂馳車者以其車輕而可馳者也所謂革車者以其挈於外而可以禦火攻者也至於唐房琯知馳車之為利而不知革車之為固此咸陽之戰所以卒敗於火攻也

歟

總論車戰

言車戰於今日當以國初論不當以中興論是正與舟

師相反也大抵平地用車戰水澤用舟載國於東南者之不習於車猶國於西北者之不習於舟也太宗嘗曰戈櫂之戰南方所利見上高宗嘗曰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亦何用

紹興三年上曰近有獻車戰者朕謂在人不在車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亦何用

高宗之論車戰其猶太宗之論舟師乎雖然中興之初但為守計也雖不習車可也今日之治不但為守計也

不習車不可也是故當以國初論不當以中興論也令之為車戰者必當曰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見下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

米守信知澧州遣李錫持新樣流星弩拒馬牌寨脚車山字甲八種來進

至則斂兵退則出兵自比於衛青必如田況之言而後可也

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衛青李陵田豫馬

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敵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車上置槍以為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甲鎧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敵至則斂兵附軍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

突也

行載兵甲止為營陣比於馬燧必如郭固之式而後可也

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廂增為重廂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輓輪籠轂是也琦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

折奔衝下營以為寨脚仝令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

有大車有小車山徑之蹊不可以用大車其無如范公仲淹之策

范仲淹上仁宗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有兵車有民車干戈之際不可用民車其無如沈公括之言乎

北兵將入境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一日沈括立御座側神宗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輓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爾神宗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取民車

噫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玁狁之襄易事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夷狄之不攘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 林駉文

舟師

黄帝堯舜刳木為舟剡木為楫

定四年吳王闔廬帥唐蔡之師以伐楚捨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欲毁其舟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如速戰乃自小别至于大别夫

槃王擊之三戰皆勝楚子昭王涉睢濟江入於雲夢之澤中國之用水戰自闔廬始哀九年吴城邗溝通江淮十年吴舟師自海入齊。張儀説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江而下不十日距邗關○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吴。昭十七年長江之戰楚獲吴乘舟餘皇○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吴疆

漢高帝遣韓信已定齊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與信夾淮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

水上流引軍半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流遂敗走後信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

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渡也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横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有擊兩越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

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上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歳餘買臣受詔與韓説俱擊破東越買臣傳

○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愽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岩為戈船

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咸會番禺

後漢光武伐蜀岑彭裝戰樓船數十艘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奏罷之帝報曰大司馬習步騎不時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岑彭裝直進樓船與冐突露橈數十艘

直進取其有進而無退冐突取其冐突而敢前謂之露橈則揖露在外而兵藏於舟中也

發桂陽零陵長沙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會於荆

門後漢末關羽領兵圍樊呂蒙以大軍泝江襲其空虛伏甲於舟更衣為商人以理征棹卒襲奪荆州曹操既平劉表得所治水軍而吴孫權與操遇于赤壁周瑜亦用蒙衝闘艦數千艘以火攻之操軍敗走

三國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兵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合兵因進往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于赤壁曹公軍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

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遂同時發火撓軍大敗周瑜傳

晉武欲伐吴令王濬作舟艦於益州其大艦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後濬順流以舟直指建業遂平吴

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吴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鉄鎖横截之又作鉄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

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濬克西陵杜預遣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吳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通鑑○桓玄求為廣州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遣其子說王恭恭以告殷仲堪旦元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仲堪悉以軍事委楊佺期使佺期率舟師五千為前鋒旦

元次之仲堪帥兵相繼而下佺期元奄至湓口王愉惶遽奔臨川元遣偏軍追獲之

東晉桓温伐秦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至枋頭以水運路不通又戰數不利焚舟棄輜重鎧仗陸道奔還

安帝時劉裕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裕大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入番禺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船至即日拔其城劉裕遣朱齡石伐蜀

令齡石從外來取成都卒平蜀又裕伐秦使沈林子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又使王仲德開鉅野入河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泝河西上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乗蒙衝水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驚以為神至渭橋舍船登岸大破姚丕於渭橋遂入長安

元嘉北伐之師再舉皆自泗入河

魏元英攻徐州韋睿救之裝大艦為水軍以小船載草用火攻之魏軍大潰

梁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子鑒屯姑熟以拒西師景遣兵助之僧辯至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𦨭艎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趍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通鑑

齊江陵不守霸先奉晉安王即位齊遣兵五千渡江據姑熟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野燒齊船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齊兵大潰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

擊之往采石迎齊援督兵疾戰燒栅齊人大潰盡收其
船艦齊兵還據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羌湖帝詔文育還都
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
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
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艋跳入砰艦斬砰仍
牽其人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羌湖自丹陽步上時武
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

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幕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屢敗

後梁王琳引合淝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戰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斃及史寧至圍郢

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羌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
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羌湖尾以待之將戰
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逺乘
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脱走以免者十二三○
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江二郡界水陸為柵
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
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連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
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

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卒賓應大潰遂尅定閩中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觧因縱六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留異據東陽叛陳將侯安都奉詔討之異本謂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岩谷間立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

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乗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異與其子朓身奔晉安

隋之平陳楊素造大艦名五牙容戰士八百人次名黄龍容五百人自餘平乗舴艋等各各有差則隋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

曰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不如以夜襲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耀日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通鑑

唐之討蕭銑孝恭以戰艦二千餘艘自夔發而東下則唐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唐詔發巴蜀兵以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蕭銑孝恭帥戰人二千餘艘東下蕭

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二百餘艘銑出兵拒戰恭將擊之李靖止之孝恭不從自帥銑師出戰果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大破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銑援兵見舟艦疑不進通鑑

梁王彦章攻晉晉人以鐵鎻斷德勝口彦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鞴炭燒斷之因

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周世宗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於京城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横出没無不可用者則五代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號夾寨又取鄆州梁人大恐帝召王彦章為招討使叚凝為副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酒半佯起更

衣引精兵數千泝河以趍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梁正明五年吳越王錢鏐大舉討淮南以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瓘命每舡皆載灰豆及沙戰于狼山江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因縱火焚吳舡吳兵大敗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船四百艘梁賀懷攻德勝南城以竹管聯艨艟十餘艘横於河流以斷晉之

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軍於北岸不能通守將石延賞告矢石將盡晉王積金帛於軍募能破艨艟者軍校王建及進曰賀懷恣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請死決之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勇卒三百人持斧鼓枻而行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持斧者入賊艨艟間斧其竹笮破其垂楯以矟刺之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下梁兵焚

溺者殆半○顯德三年周太祖發大梁李谷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彦貞引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重進渡淮逆戰破之帝至壽州營於淝水之陽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唐兵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帝命擊之戰艦五千餘艘○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橋俄而風回敗退永德為鐵綆千餘尺横絶淮流繫以巨木

唐兵不能近是時唐復以水軍攻之永德夜令善游者没其船下縻以鉄鎖縱兵擊之溺死甚衆永德觧金帶以賞善游者○景德四年先是周與髙戰水軍鈗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横出没殆勝唐兵命王環將水軍自閔河沿潁入淮命趙晁將水軍泝淮而下帝軍於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餘衆東走帝自將騎循

北岸追之諸將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艘糧仗十數萬後遂克壽州　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唐兵於洞口十二月克泗州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

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廹唐兵乘勝爭進皆忘其勞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直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擒其節度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視言不便上自獨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

驚以為神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已未幸造船務二月丙寅幸造船務○三年冬十月

丙戌幸造船務觀習水戰甲戌幸城南觀修水櫃○

乾德元年正月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

夏四月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於

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

習戰池中命右神武統軍陳承昭董其役十月甲辰

幸新池賜役夫錢丁卯幸新池觀習水戰乾德二年二月戊申幸教船池三月辛巳幸教船池賜水軍將士衣有差七月辛巳幸新池觀習水戰八月乙卯幸造船務乾德三年秋七月巳巳上泛舟於後苑新池賜從官飲丁酉幸教船池乾德四年七月巳巳幸造船務乾德五年二月巳丑幸教船池○開寶三年四月甲午幸教船池七月戊辰幸教船池○四年三月乙巳幸教船池五月辛巳幸教船池○六年正月壬

申以教船池為講武池○七年五月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丙午又幸講武池觀習水戰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狭凡數十往返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　戊辰名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黄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

也八月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軍人錢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冬十月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幸迎春苑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黄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丘陸萬友往守之丁巳彬等

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三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十一月癸未籍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甲午曹彬等敗江南兵數千人於新林寨獲戰艦三十艘十二月丁未漢陽軍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於北岸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八

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為黄州刺史面授方畧明既視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則以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廵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漂水斬其都統使李雄甲申王明言敗

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庚申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怯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逐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七人二月癸丑曹彬

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三月乙酉幸造船場庚申曹彬等敗江南兵二千餘衆於江中擒五百人夏四月戊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船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五月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六月癸卯曹彬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冬十月戊午江南偽將朱令赟自

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具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斌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斌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斌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斌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旛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斌勢

蹙因縱火距闘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令斌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十一月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戊午幸造船務賜工徒人千錢布一疋己未幸講武池○二年正月辛卯幸講武池○七年冬十月戊辰幸金明池觀習水戰○八年三月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雍熙元年夏

四月乙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不忘武功可已上長編

真宗祥符六年詔江淮習水戰於金明池按試立為水虎翼軍以太祖神衛水軍久廢故也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巳卯詔別置凌波等水軍○二年六月戊午言者謂東南武備利於水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奸人有乘風盜爇之患設不

此圖則寡不足以敵衆步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已卯詔沿江措置限一月畢○紹興元年五月己酉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至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皇者頓造之愛將也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揣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横尸滿路賊又别遣精鋭為水軍分道而進順浩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二年十二月己巳時鼎寇楊么黄誠聚衆至數萬么主誅殺

誠主謀畫據江湖以為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
誠劉衡分布遠近共有車船及海鰍船各數百隻
李虁年楊么本末曰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
退皆可其名大德小德山望三州渾江龍之類皆
兩重載千餘人又設拍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
上置巨石下作轆轤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即倒拍
竿擊碎之渾江龍即為龍首每水鬬楊么多自乘
此海鰍者鰍頭舡也

葢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鰍船如陸戰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輙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恃舡以為强誠衡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為固誠寨南據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重濠及陷馬坑衡寨北據芷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衡每自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寓與荆南鎮撫使觧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寓奏殺賊五千餘人○紹興三年四月鼎冦楊么犯鄂荆公安石

首兩縣甲午詔神武軍都統制王瓔為荆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併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擣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舟五十隻與之○四年十一月時承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庚戌上謂宰執曰淮民未能安業今又遭賊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五年十月是月館職高閌言太

祖欲平僭偽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於金明池習戰棹仍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尚爾令沿海沿江雖有舟師而繫于岸下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七年閏十月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二

十六年九月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從之○金亮犯順至楊林瞰江持軍以為江可渡也李顯忠措畫依山列馬步軍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州港中頃之敵麾戰艦渡江呼聲震天地彼舟及岸敵漸登陸遣時俊王琪盛新載皐張振張榮逆擊之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克敵弓射之敵欲退隨向者江中所匿戈舡出斷其後奪敵船三

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烟焰徹天亮敗言行錄○三十一年十月丙子金亮登壇建黄繡旗二十張黄蓋亮執小紅旂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自建康因使人督之賊舟漸近於是振琪與統制官時俊盛新等徐出山崦列于江岸敵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我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鬭敵舟沉溺者數萬

其回北岸者亮皆殺之遂不能濟允文以其捷聞丁丑敵復來望見車船遽却我軍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橫林渡口用却敵弓射之敵棄船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差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舡二十四艘敵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稱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趍瓜洲將邊

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時金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乃回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酋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其中一酋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其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酋

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云云○乙未諸酋集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左右親兵散走諸酋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太傅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長編○烏珠入冦世忠以舟師赴難烏珠聞世忠在京口遽勒二十萬騎北還世忠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烏珠遣使通問世忠亦

遣使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敵終不得渡敵乃
益兵儀真勢接建康烏珠軍其南辣跋軍于北世忠
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四十八日敵自知力憊
世忠舟師中流鼓枻若神生路垂絶乃一夕潜鑿小
河而逃又言行録載此

總論舟師

言舟師於今日當以中興論不當以宋初論夫舟師東
南之長技也國於西北者而用舟師非其所長也亦非

其所恃也昔我太宗甞曰戈櫂之戰南方所利今萬邦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不忘武功爾

太宗興國九年事見前

嗚呼信哉斯言是故入夔峽之鎖江用戰櫂可也今也捨舟而用步騎卒以勝蜀

太祖征西川命劉光義出夔州路伐蜀上出夔峽地圖示光義曰夔州有鎖江至此我軍泝流而上謹勿以舟争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稍

却以戰櫂夾攻之光義等至夔悉如上所指

守采石之浮梁用戰艦可也今也捨舟而立檣木卒以

擒全斌

開寶七年事見在前

非不用舟師也非其所長則非所敢恃也平河之軍非

倔强於海道者乎不出於海道未可以平河名也

江浙發運使楊允恭捕海寇四十九人送闕下上悉

貸之顧左右曰此等越逸川澤習性已久可團為一

軍以備舟楫之役以平河為名

水虎翼之軍非肆習於江淮者乎不出於江淮未可以虎翼名也

祥符六年事見前

用東南之所長而不自用其所長此君子不敢以宋初為法而必求之中興以後也葢自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守江以為門戶守淮以為藩籬士卒服習唯意所用是故舟師之効如此君子其可不以中興為法哉江漢湯

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愚請俟告成之日而

賦是詩 林駉文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國遴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六

兵門

守邊

宋 章如愚 編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天子命將帥遣戍役以衛中國歌采薇以遣之

戰國齊威王有檀子守城南盼子守高唐黔夫守徐州

而楚趙燕不敢寇邊

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不從中决故能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襜襤西抑强秦南距韓魏後趙王用郭開之讒誅李牧而令顔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 通鑑

秦并六國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郤匈奴七百餘里

鼂錯曰秦築塞河上置戍卒焉非以衛邊地欲廣大

也

漢興與匈奴和親至文帝時背約入寇帝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又以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栁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匈奴傳）帝自為代王已習知邊事故於邊備尤留心焉　三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幸甘泉因幸太原　十年行幸甘泉　十一年幸代　十五年幸雍　後元二年幸雍棫陽宮

三年幸代　四年幸雍　五年行幸隴西又行幸代數

行幸邊上又躬自勞軍勒兵故當帝之世雖匈奴犯邊而不為害

時晁錯上書言備邊之要又陳募民守塞之策

武帝遣韓安國屯漢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原塞皆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

景帝時言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谷所以備其要害之處為之相其陰陽審其土地以裂里割宅所以使民有長居之心自

昭帝以後匈奴畏中國之威希犯邊境而欵塞稱藩矣

匈奴傳陳彦羣曰漢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備西羌巴蜀諸郡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備朝鮮會稽諸郡備南越此邊備之大凡也

後漢光武中興邊往往置郡尉

明帝之初以為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栢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

減等諸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亡者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永平十六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各令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

章帝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詣邊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　其後北胡有

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有變則置象林兵

永平置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營安帝之後又盜作沿邊緣海

順帝始令沿邊增置步兵緣海屯兵而益多矣兩漢兵制

永和五年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又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所西羌傳

晉武帝時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而

已通鑑

宋文帝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内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垣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邊防拓跋氏扁

唐武德初改郡為太守為刺史其邊領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　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因隋末分割州府倍多前代　貞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

便分為十道通典

唐初安東安北安西皆置都護府意其戍兵之數不少矣

太宗威加四夷舉三邊十萬而足其後李林甫邀人主以邊功而三邊之師四十九萬戎馬八萬餘疋說齋

又太宗嘗謂李勣曰煬帝不擇人守邊以備虜今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𨈭長城遠矣

中宗詔張仁亶為總管屯邊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突厥

傳

代宗時郭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希讓屯渭北備虜之入

吐蕃傳

德宗西北有防敵之地時陸贄謂中國守備易用所長八利可致六失可去帝重其言而不行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

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徳至天寳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名官睿宗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凉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朔方諸鎮皆置節度使自禄山結亂肅宗始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内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使傷耗

之民竭力奉職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於是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 陸贄奏議

宋朝國初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守關南以備北敵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捍西戎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 兵制序

太祖建隆二年初五代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欲示信保境戍戎敕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前所盜馬盡令還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長編○上甞語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皆稟朕意則必優恤家屬厚其爵禄多與公錢及屬州縣境四圍免稅聽其召募驍勇為之爪牙茍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寶訓

太宗端拱中北人寇邊張洎奏請聚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武畧○淳化元年上召中丞王化基問以邊事化基曰天下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榦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長編

太宗每選將帥鎮撫邊郡為制敵之策其後戎狄稍稍罷去戰士保境自守因對近臣語其事寇準曰陛下長駕遠馭動有節制今中原綏靖邊城晏閑皆睿筭使然

真宗謂近臣曰邊防當常全葺積穀聚人不可弛也又咸平中邊兵未息上與李沆等議禦戎之計分遣白守素屯威虜軍楊延昭屯保州田敏屯北平寨以當敵鋒始至勿與鬬待其氣衰使之奔命不暇又命裴自榮屯寧遠軍張繼旻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及澶淵之幸王師大捷又楊延昭等諸將各握兵在邊扼其歸路狄人勢屈遂乞和寶訓○咸平三年真宗問王濟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萬方之衆茲者契丹敢爾憑陵

盖謨猷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狄人將飲馬於河渚矣退而纂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上曰近聞西戎之剽皆不利而去王師所獲俘馘甚衆然朕以戒疆吏但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乃遣使與邊將議靈州悠久之便庶令關右之民有以息肩寶訓○景德三年上曰比詔河東募土人為廣鋭神虎諸軍就置營宇盖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

患其少嘗許續募令邉防罷警若遂令減去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缺則補之長編

○夔州轉運丁謂言近於施州南界建栅立扼要害益師屯戍慮難供饋復置屯田歲獲資粮足以贍給可省輦運之費謂因言邉防要害若所委之官不邀功不生事常以安靜為勝悉依詔條撫理制置則蠻獠不敢為非上曰比來邉境不寧多由守臣生事况條制甚明奉而行之必無事矣長編

○時秦州掩殺蕃兵萬餘上聞

之顧左右曰番部撓邊掩殺固其宜矣茍能靜守封疆不令侵軼此尤佳也仝上

仁宗慶歷三年諫官歐陽修言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輙萌奸計妄有請求切以戎狄貪婪性同狼犬遇强則伏見弱便欺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絶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掛心豈可待北使在廷强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倉皇而已哉同上○慶歷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

淹並對於崇政殿上言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國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得知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州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為今日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

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長編○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元昊有六可疑三可憂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令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静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令日更不歸廳便畫河東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敵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

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極論不敢有隐惟聖斷處之

同上 ○先是范仲淹受命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弼條上

河北守禦十三策曰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

太祖皇帝待北國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

太宗皇帝因親征之衂敵志遂驕頻年冦邊勝敗相半

真宗皇帝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

没敵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

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

干戈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同上

河北三十六州軍内沿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保瀛莫滄定鎮冀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敵人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滄為左臂瀛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滄瀛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

分屬定滄瀛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從失則橫援豈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二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同上○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贓汚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為之又

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幹尋常之務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敵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為患不細同上○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轄分擘舉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舉不許循入並須三年一替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失拒萬也同上○臣頃聞

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得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疑朝廷復燕且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敵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後進兵旁擊鎮定横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患也當得能幹而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勝之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漢唐以來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路葢當時中國拘全燕之地有險可

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敵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敵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或雖可入冦第取定襄等路為掎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或剏立城池或造設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經度素有防備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使與河朔表裏相應冦不能逞其欲實邊防之急務也。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

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國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勍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視彼也○范仲淹言今北國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

減省粮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民强兵鋭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同上○范仲淹言麟府二州所修堡寨只通得麟府道路其四路别無城寨防守因奏張亢得以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亢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甘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卒事乃發封自劾朝廷不問編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長編○慶歷

六年詔陜西河東經畧司西人雖納欵稱臣然犬戎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名聞同上○至和二年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抄為己累令民內徙空寨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為明鎬沮撓不克行及韓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敵遂奏募弓箭手居之

會琦去即詔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户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同上○又嘗謂馬知節曰邊防禦戎之術何者為先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亘雖長然據要害以拒其來惟順安軍至西山不數百里

神宗元豐四年八月上謂大臣曰自來邊探多不得實如盧南興師人言旁邊百里内林菁險阻道路難進今得走馬奏大兵至落茹兜村乃有良田萬頃頗多積穀其林菁乃在數百里外去邊百里之間探報尚且如此

乃知傳聞多不足信昔趙充國願至金城圖上方畧馬援聚米為山川葢傳聞不如一見爾長編

哲宗紹聖元年七月三省樞密院同對以熙河路安撫使蔣之竒所奏攻守和三策進讀于前李清臣奏曰攻所言春秋左氏用三師以疲楚者固為上策然慶歴中元昊冦邊韓琦范仲淹嘗獻議近邊屯勁卒為三屯互出擣虛使羌人並塞不得耕收乃制勝之道計已定會元昊乞和章惇曰先朝是淺攻法及擾耕硬探但使旁

邊一二百里羌人不敢耕則自當困弊故制羌之要數出有利制敵無如淺攻最良曾布曰此但殘夷老幼甚可傷上曰豈吾人所欲哉葢為彼殺掠我老幼如河西被患尤酷故不得已報之使懲創𦍒不復來爾非欲殺也

高宗紹興八年九月辛丑進呈新除沿邊守臣王縣等上宣諭曰今日邊壘內則綏撫外則斥候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上之留意政事不間遐邇皆得其要

○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寅進呈楊杭探報北界揭榜禁妄傳起軍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聊生豈是長久之道朝廷但當精擇牧守務爲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爾並同上

孝宗除葉顒告詞方今敵國雖和而二備當戒

冗兵

三代之時未嘗無兵也今以漢志攷之云三代王者萬乘之兵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可謂衆矣當時不謂之

宂者葢寓兵於農無坐食之兵也

漢京師南北二軍數僅盈萬至於羽林期門之屬數猶未猥

漢高祖以二十萬入秦關

武帝以十八萬騎巡北邊亦不謂之宂者置材官於郡國有事集兵事已則罷也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今以百官志攷之光祿勳有衛士八十一人虎賁千五百人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羽林左騎八百人羽林

右騎九百人惟三書郎無員計亦不過千人官表云諸郎多至千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三百九十九人衛尉衛士衛卒六千人南宫北宫衛士共一千八人右都侯左都侯衛士共二百九十九人宫掖凡七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百二人蒼龍四十人元武三十八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百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四人總而計之為一千五百一十三人北軍五校所以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七百人長水領七

百三十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二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官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況十二門止領於一校必無重兵恐多不過千人爾總是四者而計之則京師之兵僅餘萬人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則其數當益少也其兵何自而冗哉

唐府兵既罷之後所謂神武神策騎兵不過十數萬而

觀察節度之師犄角於天下大邑通都皆宿兵而長慶之數無慮百萬大計以三戶資一兵焉

唐高祖自太原發兵三萬及起義兵得兵二十萬及天下既定其顧留宿衛者僅三萬人

太宗列置府兵六百三十四所在關中乃居三百六十有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又府兵之置無事時耕於野若四方有命則命將以出事解輙罷兵散于府矣其兵亦無自而冗也中世以

來兵始冗矣

玄宗時張説言宿衛之士至三十萬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益兵浸多矣

憲宗時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後藩鎮各擁兵自强天子自置兵於京師不勝其冗矣

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

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養之既費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

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曰今兵務精而不務多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安用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兵於是簡去疲弱止存精鋭故能北走三關南定淮南

宋太祖鑒前代之弊益修教習之法黜疲懦初得周代之兵中外總一十二萬後平全蜀止揀其精鋭百二十人則江南嶺南諸國可知矣○及乾德中揀成十萬富弼之語兵數既少故月給之外時有賜予由是兵不貧

之而銑於役使力既强壯而勇戰鬬藝祖之所以平五强國者用此道也姚内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夫以折衝方面之任而所領之兵纔五千而已當開寶中狄三萬冦定州太祖詔田欽祚領兵三千赴之大敗狄師則其應敵之兵又不過如此當時中外之兵其數可知。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稍稍益多矣其後曹彬之敗祈溝關也在行之兵實二十萬

富弼云太宗有天下添兵至三十萬

真宗全盛時亦不過五六十萬西邊警之後募兵其

移募兵日廣

仁宗時遂至百餘萬

龐籍汰兵疏云夫寶元中騎兵捧日之外所增一百

六十二營步兵天武之外增七百五十二營而代郡

沿邊沿海所增不下數十萬自是增兵至百餘萬

孫洙號善論兵其論宋朝兵曰古者兵一而已今内外

之兵百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番兵也離為六七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日也葢今天下嘉祐中戸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戸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戸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

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匱也

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言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耳儂智髙反前後遣兵不知其幾亡命奔北不可勝數狄青請用蕃落廣鋭車卒以數百騎取勝又言備契丹莫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中之民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神宗熈寧中裁減廂軍汰去禁卒之老弱者併營以省將校時有司會一歲所省以緡計者四十五萬以石計

者四十萬以足計者亦二十萬而西域諸國皆來朝貢夏人之欵益恭契丹之盟愈固且談笑而復湟河

後漢光武以三千之衆敗尋邑百萬之師謝玄以精卒八千敗苻堅百萬之衆曹公赤壁之戰亦八十萬而不能敵周瑜之三萬趙括長平之戰葢四十萬束手以就坑然則師不在衆亦明矣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六